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和光敬人高守元集

黃帝之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
 任情皆適則物斯滯。盧曰此明
 志形養神從天照以發其智始其養
 也則適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
 舍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奇心服
 濟人以此其大旨。次和古之明大
 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則子以天
 賜首篇而繼之以黃帝宣謂是歟。
 死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通執
 有物之為實者解途生礙然則有而
 為之其易耶又持此是非利害之心
 去智巧果取之烈情慮不商俾物無
 得而傷吾宗不出保人無得而先崇
 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予以襲諸人
 也。問則人道之志無幾其息矣華香之
 也。問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益之音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已世而養
 正命正命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黯昏
 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盧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
 豐厚者則為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
 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為主
 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

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
 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
 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
 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發曰作當朕之過淫矣作深養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
 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舍生之物咸知養
 己自私以為生不知所生而之死也操
 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為能亦
 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
 以為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為君子善之以
 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
 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

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
 而愁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
 供口鼻其患既如此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
 心為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滅廚膳
 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故則三
 月不親政事

盧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
 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
 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
 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奢怒
 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
 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
 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
 為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微鐘懸則耳不恭聲減厨膳則口不恭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畫之所為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弁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弁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齊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率則數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弁州正北曰台州弁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鳥往而不暇哉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昧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體無傷痛指撻無痛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渴痛癢實由於懼義

例詳於下章瘡癢酸癢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霞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虛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為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牟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好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捷無傷痛指植無疥癢而形有所適乘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夫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有害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礙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晚聽不用耳而聞和利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君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也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政和勞形休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借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虛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上下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然求之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

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

心於淡合氣於溥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

天下治矣十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

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

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櫻人心而繼

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

則黃帝其入所謂櫻人心者是直窮言耳

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

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

也

不假不愛

假者亦愛也芻狗為物息無所倫假者隱

假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怨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專卑長

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怨

此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扎傷人無

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

下者其鬼不神

虛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

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

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

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

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

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

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

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

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假不愛仙聖

為之臣不畏不怒怨為之使則與道相

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

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

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天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

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

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

足以櫻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

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

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假不

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

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怨怒實為之

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成自裕於

已無所取也不聚斂而已無不足道足以

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宇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天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破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鑿無礙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肆我尹子不我告固有感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讓者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固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慙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雜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觀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度念是非口度言利害度言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胃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晒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度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度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賢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適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廣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頰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度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度无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垂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

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数故也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耳

○ 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是味不賴鼻口故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真所倚足真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散也形散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

○ 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懣懣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微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接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朽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輪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焉能知其辨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闕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哉

涉難危哉

虛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無語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臭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虛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虛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真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終始之迹者乎

虛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宜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
皆使无闕然後通濟群生焉造音操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物莫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莫由而
入者也

○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邪无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冲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饒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宜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莫足以造乎先以其鈞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陰
卻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按所以潛
行不室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 此借羸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忤物而不懼

○ 向秀曰遇而不怨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室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
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
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
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
耗舍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
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
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室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
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懼至人行乎萬
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為一異物而謂之車異物而謂之人異物而謂之墜異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棲為構則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派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會是故竹物而不懼而暫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况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管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卻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况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况有藏乎審造於是固

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強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雷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脊

郭象曰夫去也箭鏑去復往脊

方夫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

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虛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脊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忘審神定形不動

以致於此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虛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

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虛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

生也嘗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

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

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

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

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免

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

矣豈唯射乎

虛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

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

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鎬矢復否方矢發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遠超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實則持備之至也措杯水其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鎬矢復否則前矢方發而復否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志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黃帝 和光散人 高才元 集 聖五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然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盼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于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垆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假中夜禾生于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嘗於飢寒瘡於牖北聽之因假糧